

嬌 紅 記

〔明〕孟稱舜著
歐陽光注釋

古代戲曲叢書

古代戲曲叢書

嬌
紅
記

〔明〕 孟稱舜
歐陽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代戲曲叢書

嬌紅記

〔明〕孟稱舜著

歐陽光注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此書名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十二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頁 2 印張 9 字數 165,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01—200,000

ISBN 7-5325-0194-9

—1·81 定價：1.65元

前　　言

▲《嬌紅記》全名《節義鴛鴦塚嬌紅記》，明代孟稱舜作。

孟稱舜，字子塞，一字子若，會稽（今浙江紹興）人。生卒年不詳。據現在所能見到的材料推斷，約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〇〇）前後〔一〕，卒於清順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以後〔二〕。明末生員〔三〕，曾參加過復社〔四〕。清順治六年貢生，選松陽訓導，順治十二年致仕還鄉。還鄉後的情況，由於缺乏材料，尙待考證。

孟稱舜的戲劇活動主要在明末的天啓、崇禎年間，他的全部劇作均寫於這一時期。作有傳奇三種，除《嬌紅記》外，還有《二胥記》和《張玉娘閨房三清鸚鵡墓貞文記》兩種；雜劇有《桃花人面》（又名《桃源三訪》）、《英雄成敗》（又名《殘唐再創》）、《花前一笑》、《死裏逃生》（又名《伽藍救》）、《眼兒媚》五種。孟稱舜還編輯了《古今名劇合選》，收元明間的雜劇五十六種，對元明雜劇的整理刊布作了有益的工作。

《嬌紅記》是孟稱舜的代表作。它所描寫的嬌娘與申純的愛情故事，在民間早有流傳。

最早將其寫成文學作品的，爲元人宋梅洞的小說『嬌紅傳』。明初劇作家劉東生將其改編爲雜劇『金童玉女嬌紅記』，今存。另外，明初的湯舜民以此題材寫過雜劇『玉』，明中葉的沈壽卿也以此題材寫過傳奇『玉』，惜未能保存下來。從上述情況中可以看出，這個故事在當時是相當流行的，它深受作家們的關注和喜愛。顯然，孟稱舜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寫成『嬌紅記』，內容更爲豐富，情節也有所發展。

『嬌紅記』描寫了一個哀惋動人的愛情悲劇：青年秀才申純與表妹王嬌娘相愛，他們經過多方試探和考驗，逐步增進了解，加深愛情，並大膽地私訂終身。然而，嬌娘的父親王文瑞却因申純貧寒，堅決反對他們的婚事。後來申純科舉得中，王文瑞也轉而答允了他們。而正當此時，花花太歲帥公子垂涎嬌娘的姿色，依恃權勢，強行逼親，王文瑞竟背信棄義，將嬌娘改許帥公子。嬌娘誓死不從，殉情而亡；申純爲了踐約，也絕食而死。王、申兩家有感於此，將兩人合葬一處。劇情也就在嬌、申兩人精魂化爲鴛鴦，比翼頽頹的浪漫情節中結束。

『嬌紅記』所表現的男女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主題，在元明間的戲曲中會被反覆表現過。但『嬌紅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反映現實的深度上，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嬌娘是作者着力歌頌的主要人物。她的性格特徵，首先表現在她不同於那些在封建禮教重壓下逆來順受的軟弱少女，而是清醒地看到封建婚姻給廣大青年造成的痛苦：「婚姻兒怎自由，好事常

差謬。多少佳人錯配了鴛鴦偶。」因而決不願再蹈「古來多少佳人，匹配匪材，鬱鬱而終」的覆轍，主動選擇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與其悔之於後，豈若擇之於始？」她強調「擇」應是「自擇」。她對「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贊佩，認為「人生大幸，無過於斯」。嬌娘還進一步提出了選擇愛人的標準。她蔑視不學無術的紈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輕薄無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够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認為能和這樣的愛人結合，即使「身葬荒丘，情種來世，亦所不恨」。這一「同心子」的婚姻標準的提出值得我們重視，它把《西廂記》提出的，為以後許多愛情作品承襲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標準，大大推進了一步，其實質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礎上的愛情。因此，當她認定申純是能和她白頭相守的「同心子」，就毅然「全不顧禮法相差」，勇敢地和申純結合。

作為嬌娘的情人，申純的形象也是很可愛的。他對愛情執着，不怕困難和曲折。然而，申純形象的主要特徵，乃是在他的世界觀中，明確地把婚姻戀愛放在科舉功名之上。他說：「我不怕功名兩字無，祇怕姻緣一世虛。」他後來應考，也祇是把科舉作為獲得愛情的手段。因而，當他和嬌娘的愛情受到摧殘時，他毅然拋棄科舉及第的「光輝」前程，和嬌娘雙雙殉情。這種輕功名、重愛情的叛逆思想，和嬌娘叛逆禮教的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他不愧是嬌娘的「同心子」。《嬌紅記》之前的愛情作品，例如《西廂記》、《牡丹亭》，他們的男主人公雖

也在婚姻上背叛禮教，但對功名，則大都採取熱衷的態度。而申純在這點上，認識却能高於他們。這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青年知識份子對現實認識的不斷深化和覺醒。通過申純這一形象，我們已可隱約窺見《紅樓夢》中賈寶玉的雛型。

《嬌紅記》是一部成功的現實主義作品。作者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將封建社會中在婚姻問題上大量存在的矛盾和客觀的力量對比並加以集中概括，把嬌、申爭取婚姻自由的鬥爭和帥公子的逼婚這兩條綫交織在一起，展開了悲劇性的衝突。作者努力刻畫嬌娘和申純的美好理想，優美的内心世界和橫溢的才華，並將其與不學無術、荒淫無恥的帥公子進行對比，突出了兩種世界觀的尖銳對立。隨着嬌、申愛情的發展，他們和封建勢力的矛盾也一步步激化，最後他們殉情而死，把悲劇衝突推向高潮。這些現實主義描繪，深刻地揭示了當時在婚姻上存在的巨大矛盾，控訴了封建社會對青年美好願望的扼殺，具有感發人心的巨大藝術力量。在舞臺關目的處理上，作者善於從實境實情出發，把握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心情，通過細膩的心理描繪，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例如「生離」齣裏，王文瑞將嬌娘許嫁帥公子，申純被迫離開王家。申純向王文瑞辭別，嬌娘暗上偷覲，當她和申純的目光相遇時，她控制不住內心的悲痛，掩面暗泣，而當王文瑞喚她與申純相別時，她却掩淚急下，再催也不出來。在這過程中，嬌娘沒有一句唱詞或道白，但觀眾却完全可以感受到她內心的巨大悲

痛，真有「此時無聲勝有聲」之妙。《嬌紅記》這些現實主義描繪，深受《會真記》、《西廂記》等作品的影響，反映了《牡丹亭》之後，愛情作品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發展。

毋須諱言，《嬌紅記》也存在着一些嚴重的缺點。如作者筆下的主人公把愛情不能實現的根源看作是命運的捉弄。嬌娘認為：「不是我負心爹無始終，則我多情女忒命窮。」申純也把自己的悲劇認為是「前生命慳，今生命凶」。他們思想中的消極宿命觀，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嬌紅記》在主題上承繼《西廂記》，在布局和場景上也多有模仿。如第十二齣盼日落一節；第十八齣寫嬌娘相思一節，均從《西廂記》搬來，甚至連一些唱詞也直接襲用，給人以生硬之感。同時，全劇長達五十齣，較為冗長，劇情也時有枝蔓，反映了孟稱舜貪多炫博的習氣。《嬌紅記》的語言基本上流暢華美，詩意濃厚，在風格上與王實甫、湯顯祖等文采派作家相近。但是與王實甫、湯顯祖等人相比，他才氣稍遜，如相如文君、巫山雲雨、劉阮天台、月老紅絲、蟾宮折桂、御溝流紅、蕭何弄玉等典故，反覆出現數十次之多，顯得詞語較為貧乏枯燥。

《嬌紅記》的傳本，目前僅見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刊本一種，《古本戲曲叢刊》二集即據此本影印。這次整理，即以《古本戲曲叢刊》影印本為底本，對個別舛誤作了訂正，並在注釋中加以注明。全劇唱詞基本上依曲律斷句，正襯則依原刻。為了方便一般讀者閱讀，對書中

疑難處作了簡注。同一詞句前後重見者，一般注明參見前某齣某注，以便查閱；但出現次數過多者，則僅在前幾次注明，以免煩瑣。校注稿經王季思、黃天驥兩位老師詳細審閱，訂正了不少錯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也提出了不少懇切的意見，特在此一並致謝。

歐陽光

一九八三年六月於廣州

〔二〕 孟稱舜編輯的《古今名劇合選》中的《玉榮登樓》劇第三折《石榴花》曲：「老兄也恰便是睡夢裏過了三十」一語上，有他本人的一條眉批：「我亦如之。」根據《古今名劇合選》的序文，該書刊行於崇禎癸酉即一六三三年，可知此時孟的年齡應在三十歲左右。一般來說，批書的年代應比刊書的年代稍前，據此推算，孟的生年當在一六〇〇年前後。

〔三〕 現知孟稱舜生平的最後記載，是徐開熙的《修學建田紀略序》。其中記述了孟稱舜任松陽訓導時的末期情況：「於時適有無罪殺士之變，諸士哭廟塗牆抒其憤抑。當事者移檄，欲罪諸士，先生毅然以去就爭之。諸士得無恙，而先生亦力辭求歸，行李蕭然，夷猶自若。」徐序作於一六五六（順治丙申）年春，孟稱舜的離任當在一六五五年，據此可知，孟稱舜的卒年應在一六五五年以後。

〔三〕 見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

〔四〕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卷五：「孟稱舜，字子騫，兗州別駕應麟次子。順治六年貢生，任松陽教諭。」

〔五〕姚燮《今樂考證》。

〔六〕呂天成《曲品》。

嬌紅記目錄

目錄

第十九	第十八	第十七	第十六	第十五	第十四	第十三	第十二	第十一	第十
齣	齣	齣	齣	齣	齣	齣	齣	齣	齣
分爐	番爨	和詩	題花	訪麗	晚繡	會嬌	辭親	正名	前言
四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卷上
四	四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斷袖	歸圖	密約	求醫	城守	盟別	私悵	遣召	防番	擁爐
一	八	八	九	七	七	七	七	九	九

第二十一齣	遣媒	九
第二十二齣	婚拒	一四
第二十三齣	妓飲	二二
二十四齣	媒覆	二六
二十五齣	病禳	三四
二十六齣	三謁	三三
卷下		
二十七齣	絮鞋	一毛
二十八齣	詬紅	一雲
二十九齣	詰詞	一七
三十齣	玩圖	一五
三十一齣	要盟	一兵
三十二齣	紅搆	一三
三十三齣	愧別	一究
三十四齣	客請	一西
第三十五齣	贈佩	一六
第三十六齣	赴試	一三
第三十七齣	喜賀	一公
三十八齣	榮晤	一垂
三十九齣	妖迷	一矣
第四十齣	詰祟	一〇〇
第四十一齣	明妖	一五
第四十二齣	帥嬌	二九
第四十三齣	生離	二三
第四十四齣	演喜	二〇
第四十五齣	泣舟	三四
第四十六齣	詢紅	三三
第四十七齣	芳殞	三五
第四十八齣	雙逝	三七
第四十九齣	合塚	三九

第五十齣

仙圓

二五六

《鴛鴦塚》序

王業浩

二六六

《節義鴛鴦塚嬌紅記》序

陳洪綬

二九九

題詞

孟稱舜

三七一

附錄

仙圓

馬權奇

二六七

《鴛鴦塚》題詞

馬權奇

二六七

節義鴛鴦塚嬌紅記卷上

第一齣 正名〔一〕

【西江月】（副末上）〔三〕醉看花前妙舞，閒聽座上新歎〔三〕。繁華冷落盡消除，片晌頓成今古。
一段幽魂渺渺，兩行紅淚疏疏。貞夫烈女世間無，總爲情多難負。〔四〕〔滿庭芳〕王女嬌娘，厚卿申子，天生才貌無雙。心期密訂，彼此繫衷腸。笑把梨花擲處，擁爐語，生死情長。姻緣好，分纏斷袖，風月兩相將。〔五〕爲求親間阻，天愁地恨，無計成雙。更飛紅暗妬，屢致參商。〔六〕帥子豪華暴色，挾家勢，強結鸞鳳。男和女，情同鐵石，並塚配鴛鴦。

烈嬌娘心擇多情種，俏飛紅妬阻眞歡寵。
豪公子強入燕鶯羣，義申郎情合鴛鴦塚。

【注釋】

(一) 正名，傳奇的第一齣，照例由副末先上場對全劇內容作概括性的介紹，並附帶說明作者

的創作意圖，叫做「副末開場」或「家門終始」。《嬌紅記》的「正名」與別的傳奇裏的「副末開場」或「家門終始」有同樣的作用。

(三) 副末上，原無。傳奇第一齣一般由副末開場，故依例補上。

(三) 紅，歌。《楚辭·招魂》：「吳歎蔡謳，奏大呂些。」

(四) 參商，二星名。商星居東方，參星居西方，此出則彼沒，兩不相見。因用來比喻雙方分離不得相見。曹植《與吳季重書》：「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

第二齣 辭親

【滿江紅】（生上）天賦多才，逞年少凌雲勝氣。怎能够九天奮跡，一身榮貴？腰下青萍長自吼，腳跟紅線何年繫？可正是潘安宋玉爲傷秋，情無已。（鷓鴣天）十二甘羅已相秦，我今二十尙逡巡。龍頭未屬身猶賤，鴉髻雖勲志早星。

真薄命，嘆飄零，于今婚宦兩無成。有時月內逢仙姊，纔顯成都雙鳳名。小生姓申名純，字厚卿，祖貫汴州人也。隨父親流寓成都。八歲通六經，十歲能屬文，鞍馬弓箭，亦頗諳習。兄弟兩人，俱負時聲。去秋與俺哥哥同赴選場，不利而歸。胸中鬱鬱，難以自遣。有母舅王文瑞現爲眉州通判。今欲以探親爲名，到彼處散悶，遲則半載，早則月餘回來。未知爹娘許否？道猶未了，爹娘、哥哥早上。（外、老旦、小生上）

【前腔】（外、老旦）暫住林園，傳家法詩書執禮。幾時得兩兒榮貴，光生門第？

（小生）百歲良宵如過馬，一春好景同流水。趁雙親未老向高堂，供甘旨。
（外）老夫申慶，老妻王氏，生有二子，長喚申綸，次喚申純。申綸年長二十二歲，早已娶有媳婦。申純生時，老妻夢吞綠雲一朵，醒時猶有異光在室。今年方弱冠，擇婚未遂。老妻兄弟王文瑞，親生一女，名喚嬌

娘。聞他才貌端妍，意欲聘做媳婦，奈文瑞在眉州做官，未及遣媒說合。今欲遣申純往問安否，乘便就探取這門親事。申純，（生揖介）孩兒有。（外）你舅舅在眉州，我一向要遣你去問候，奈你進場無暇。今場事已過，你可乘暇去走一遭，但不可久滯于彼，致我家中懸念也。（生）孩兒曉得。（外）孩兒，你緊記者：

【宜春令】垂簷下，花正肥，待花落須當便歸。休得要淹遲歲月，教我老爹娘倚門望斷人歸未。（老旦）你去拜上舅妗呵，道是他夫婦福分無邊，我父母容顏憔悴。（合）須記征鴻便羽，把尺書頻寄。（生）孩兒呵——

【前腔】乘休暇，別錦幃，整行鞭離東向西。眉州隔此雖則不遠，祇今回首，高堂咫尺情空繫。到異邑無意留停，望故里有魂長侍。早看庭花未謝，是孩兒歸時消息。（小生）兄弟，我和你居則同席，出則連鑣，今條爾言別，可勝分飛之嘆也！

【前腔】花纔放，草又萋，踐征途王孫馬蹄。你今別去，半肩行李人迢遞。休道是老爹娘朝夕繁牽，則我兩兄弟幾經離析。須記鶼鶩莫滯，早歸來與你花前相對。（生）你兄弟少不得一去便回也。

【前腔】又不爲名與利，相摘離，生間阻楚天一涯。自今相別，伯勞東去無儔匹。我只爲探舅氏暫爾分飛，哥哥你奉雙親好生看視。認取庭花未謝，是您兄弟